



红城辣椒别样红

老藤

遵义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地。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纪念日前夕，我来到了这座心仪已久的英雄城市。这几天里，参观遵义会议会址，考察虾子镇辣椒城，调研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山堡村，整个行程仿佛都氤氲着一片红，感受到一种“红泥小火炉”“酒暖香芬烈”的浓浓烟火气。这氤氲着的红，除却看得见的景象、嗅得到的气息外，它还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气，它犹如一双温暖的手，拥抱着你的灵魂，让你在寒冬里心潮起伏、暖意充盈。陪同我们的友人说，这是“贵三红”“辣文化”给人的普遍感受，每个走进遵义的人，都会不自觉地被这种氛围所感染。

“贵三红”是指红遵义、红辣椒、红产业，“辣文化”则是由当地民俗、饮食习惯形成的一种文化。在我看来，“贵三红”“辣文化”是一种耀眼的人文标识，它们让遵义成为一座名实相符的红城。

“红遵义”不难理解，伟大的遵义会议为这座古城披上了永恒的光芒。遵义之红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，更是新时代的进取精神和斗争品格，是我们必须传承和弘扬的精神财富。遵义之红，也是辣椒之红。这里有几十种红辣椒，其中以遵义朝天椒最为有名。遵义朝天椒有锥形椒、指形椒和团籽椒三大类，颜色枣红，油润饱满，在田野里根根昂首向天，让人想到万众一心、剑指苍穹。遵义之红，当然还包括“红产业”——一方面是与红色文化相关的文旅产业，另一方面则是以辣椒种植、加工、贸易为主的富民产业。“红产业”正在成为遵义的支柱

性产业，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。可以这样说，读懂了“贵三红”“辣文化”，就参透了这座城市的精髓。

辣，在遵义成为一种文化，可谓源远流长。遵义是座嗜辣的城市，从明代开始，人们就种植辣椒，一代又一代椒农不断改良品种，创新烹饪方法，靠辣椒而生，因辣椒而兴。辣是遵义人心里的五味之魂。在遵义，辣椒是家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菜肴，能吃辣，成了遵义人的重要特征。山堡村的一位椒农和我说，碗里可以没肉，饭里不能少辣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人人无辣不欢。辣在遵义，犹如酸在山西，它不仅是入口入胃的美食，还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。现在，遵义城乡辣椒产业的从业者难以估量，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——中国辣椒城便坐落于此，贵州·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年年举办，小辣椒被遵义人做成了大文章。

这片土地上的红与辣，让人想到坚韧、乐观的精神品质。红军长征经历了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，人困马乏，境遇凶险，遵义会议犹如一道霞光，穿过冬日的阴霾，照耀在官兵心头，徘徊中的红军顿时有了方向。他们像遵义朝天椒一样精神抖擞，斗志昂扬，四渡赤水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红军从遵义出发，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，一旦有战士走不动了，炊事员就会上前喂生姜和辣椒水。除湿御寒的辣，陪伴着红军翻雪山、过草地，最终到达陕北延安。

辣文化在当地典籍里也多有浸润。遵义“沙滩文化”的代表人物，清末外交

家、散文家黎庶昌每次回琴洲老家省亲，总是先让家人端上一碗辣椒水（开水泡干辣椒）置于茶几，边饮边聊。对于走南闯北的黎庶昌来说，任何咖啡、茗茶都比不上老家的辣椒水。

遵义的辣椒色泽鲜亮，油润肥硕，加工出来的食品香辣、酸甜，俘获了人们的味蕾。我国许多地方都有食辣的习惯，各有特色，难分伯仲：川渝地区喜麻辣，江西喜咸辣，湖南则为火辣。遵义的辣是香辣，辣前加上一个“香”字，辣就有了格局。《诗经》有“有馥其香，邦家之光”的诗句，可见香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美食本身，它还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“仁和”“和合”精神。香，让五味得以调和，互不压味，相得益彰。

辣椒为乡村振兴带来了红红火火的产业前景。人人皆知成都、重庆以火锅著称，而很少有人知道两地的火锅少不了遵义的朝天椒。1993年就开始做辣椒生意的老石告诉我，经他手每年销往重庆的干品朝天椒超过百万吨。在遵义，辣椒经纪人有三千余人，从事着国内外辣椒贸易，是他们让遵义朝天椒红遍世界各地。被央视报道过的全国劳动模范胡广芬，早先在东莞某鞋厂打工，后来成为鞋厂高管，因为对辣椒怀着特殊的感情，她选择回乡从事辣椒产业。现在，她已经拥有固定资产达2.4亿元的辣椒产业园，正带领无数乡亲靠“红产业”走上致富路。

从遵义归来，家人说我吃饭的口味变了——我这个不善食辣的人，也开始餐餐离不开辣椒。

【学林新语】

学人之谊

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，赵元任、钱玄同、汪怡、黎锦熙、刘半农、林语堂等在北京办了个“数人会”，取意《切韵》序里的一句话“吾辈数人定则定矣”。后来刘半农去世，赵元任撰挽联曰：“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；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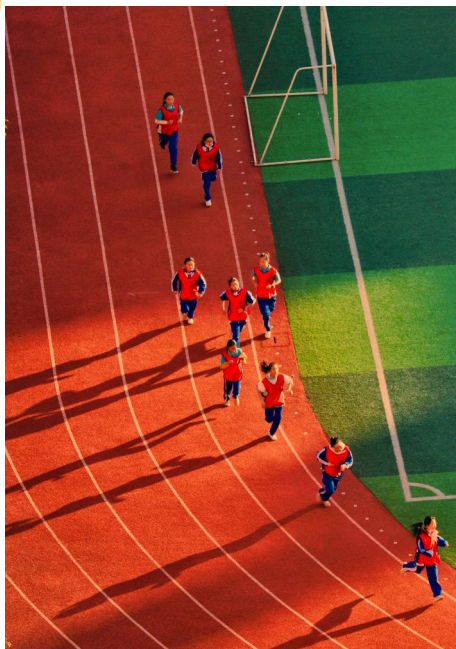
◎严复，福建侯官人，早年就读新式学堂，出洋留学；吴汝纶，安徽桐城人，自小研学传统经史和八股时文。但两人的价值观很契合，成为忘年之交。吴汝纶惋惜严复“兼总中西二学，而不获大展才用”；吴汝纶去世，严复撰挽联：“平生风义兼师友，天下英雄惟使君”。

◎郑振铎曾经任教于燕京大学，也在清华、北大、北师大等校兼课。季羨林那时在清华西洋文学系读书，听过郑振铎的课，说郑“是一个渊博的学者，掌握大量的资料，讲起课来，口若悬河泻水，滔滔不绝”。季羨林还去过郑振铎在燕园的家——“屋子里排满了书架，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，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……屋子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，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。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”。季羨林回忆说那时郑“挟着一个大皮包，总是装满了稿子，鼓鼓囊囊的。他戴着深度的眼镜，跨着大步，风尘仆仆，来往于清华、燕京和北京城之间”。季羨林和同学背后说笑话：“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。可是他一坐上校车，就打开大皮包拿出稿子，写起文章来。”

拍客



晨跑



冯小川 摄

“新年感”像码头

游宇明

不同年龄的人对新年的感受大不一样。年轻人可塑性强、冲劲足，“新年新起点”是他们经常来自勉的话。年纪大一些的人，生存状态一般来说比较静态：事业进入平稳期，没有特别的低谷，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平地起高楼。感情也进入稳定期，夫妻彼此熟悉如左右手，少了热恋时的激情。对于新年的感觉，也会比较平静。我就是如此，总是心平气和，有人说我的“新年感”越来越弱，我不太同意，我一直保持着“新年感”，让生命延续应有的活力，我把这当成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一种生活智慧。

拥有“新年感”的一个标志是：每到年底必盘点工作、生活的“流水账”。古代的曾子每天都自我反省，为人做事是否忠于职守？与朋友交往是否讲究诚信？每天该读的书读了没有？作为现代人，自省要做得更好才到对，既要有日省，也要有周省、月省、年省。年省，就是复盘一年来自己哪些事做得好，哪些事可以改进。做得好的，来年继续。做得不好

的，立即换种轨道。反省并不是对自我的否定，而是为了积累前行的“眼力”。年轻时写作，我好讲大道理，喜欢用大词，文风比较浮，为自我感动陶醉。某年经过自省，又从别人的优秀文章中取经，知道文字只有建立在真诚、细腻、别致的基础上才能赢得读者，要言之有物，文风为之一变。因为这种改变，这些年我发表的作品转载率很高，所出的几本书也卖得不错。

复盘不是目的，也不是“新年感”的主题，“新年感”的主题应该是：来年我该做些什么？有人说志向这种东西很空，我不这样看。我觉得一个人做事不分年龄，只要身体许可，90岁、100岁都是当打之年，都可以奋斗出成果，像杨绛、巴金、黄永玉等都是高龄依然创造不凡业绩的典范。此外，我认为志向本质上是一种做事的路线图，有了它，我们付出的血汗才会汇集到既定目标，不至于分散，更不至于内耗。做好来年的计划，是拥有“新年感”的另一个标志。

新年意味着时光的流逝，每多过一个新年，一定是又多送走了一个旧年。人生总共的日子就那么多，因而需要做好一件事情：将温暖尽可能多地赠予别人。对父母，要尽己所能去行孝，该陪伴就陪伴。对爱人，要及时“看见”其贡献，使其感到你的爱意与尊重。对儿女，你要付出刚刚好的爱，这里强调“刚刚好”，指的是父母之爱要足量，但不要过量，足量是温暖，过量是溺爱。对朋友、同事、同学甚至路遇的陌生人，你要乐其所乐，忧其所忧，要以助人为乐事……一个人心中装自己少了，装别人才能变多，你的生命才会属于大众，你的名字也才会镌刻于更多人的心头。

拥有“新年感”，就算活100岁，每一个新年都会是美好的门槛。从少到老，我们的心可以有壮怀激烈到平和从容的改变，但要记住：永远心怀希望。

又到辞旧迎新之际，我的心里又泛起“新年感”。“新年感”就像码头，它不断提醒我们送别旧日、迎接新我。